

绿动南山：野路悠悠得真趣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本期介绍一项登山公益活动，它由我市菜菜鸟户外俱乐部策划和组织，至今已坚持了十三年，之前的名字叫“菜菜鸟户外·固定南山”，现在则叫“绿动南山”。

顾名思义，它是以南山为活动区域的户外活动。时间是每周日，分为秋冬季和春夏季，秋冬季从每年国庆节开始，到第二年劳动节结束，春夏季则是从每年劳动节到国庆节。春夏季早上7点半出发，秋冬季早上8点出发。集合地点在南山牌坊，即碧榆园门口。应该说，

这一时间设定照顾到了大多数参与者的作息习惯。

此项活动从2010年开始，一直延续至今，到上周为止共开展了678次活动，不是听上去难以想象？现在请出推荐人，他就是这项活动的老队长高永康，大家对其网名“笑笑爷”可能更熟悉一些，以他的角度来介绍一下。2011年，退休后的高永康开始参加菜菜鸟户外活动。他先加入暴走队，这支队伍以走平路为主。当时分得很细，暴走队有四支队伍，分快队和慢队，还有两支“不快不慢队”。老高在慢队待了三个月，就当上了队长，一年后便成为“不快不慢队”队长，又过了一年升为“登山队”队长。

这支登山队指的就是周日的“固定南山”。从中我们

能发现这套选拔机制很有效，它从公益活动中选人，再反哺公益行动，从而实现其自身良性循环。老高通过两年的磨练，无论是本人体质，还是管理能力，皆被认可，遂成为活动执行人。再来聊聊线路，为保证活动的趣味性，每周的线路都不同，由谁来制订呢？原来是网友“蔚蓝心情”，他是菜菜鸟户外长跑队、暴走队和“登山队”的总负责，对南山道路状况很熟悉。据老高统计，南山野路岔路众多，爬山线路至少能找出30条以上，如果要划分，可分为全程5公里、7公里、10公里三个等级。

届时，“蔚蓝心情”会参考两个因素进行排列组合和优化取舍：一个是四季变化，另一个是当天天气。当然，还有登山线路难易的差别。为了便于讲清楚，可以用镇江市首届南山越野赛的数据来解释。例如观音山是其中四分之一路程的站点，老高当服务人员时，发现最快者用时一小时，最慢者需要三小时，这说明线路确实有难度。眼下南山越野赛已经举办第五届了，巧的是，记者也体验了其中一段路的艰险，那是一种在光天化日、众目睽睽之下“进退维谷”的感觉，只好硬着头皮、手脚并用往上爬。

或许这就是南山最吸引人的地方！每次出行都有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，给你带来新的感受和愉悦。第678次活动共71人参加，其中新人3位（含记者），共攀登两个山头，属于中高强度和难

度，总行程约6公里，用时一个半小时。记者很好奇参与者是如何召集的？原来，主办方会提前在菜菜鸟户外组建的3个微信群（约1300人）中发布消息，现在每次参加者60至80人不等，暑假因为有小小朋友参与，最多时能达到120人的规模。

要带好这支大部队并不容易，因此每次活动会安排5名专业人员“保驾护航”，他们分别是“登山队”的2名队长和其他队的3名领队。走在最前面的领队无疑是“开路先锋”，负责举旗探路、引导队伍、处置险情、掌控速度。其余几人各有分工，比如有摄影录像的，有帮助新人攀爬的，有处理身体突发状况的，还有捡拾沿路垃圾的。最后一项也很有说道，大约从2015年开始，队员们发现山间小路上游客丢弃的垃圾越来越多，因此搞了两次集中清理行动，之后便形成了惯例，每次活动都会招募环保志愿者……

南山之美，不仅体现在它的热情好客和平易近人，更有阡陌纵横与山林野趣，前者已然熟络，后者有待开拓，非亲历不能体会。南山不高，也称不上险峻，但它山头众多，四季表情丰富，其攀爬难度取决于登山路径的个人选择和态度。十三年以来，这一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关注，行走在青山绿水间，参与者有说有笑，畅快随意。尽管上山强度不大，可也能出一身汗，让压力得到缓解，使大家以更充沛的精力去迎接明天。

醉美南山

文/傅岭

时光走得太疾，转眼间，从春风万里，到草木萧索。虽然小雪节气已过，寒风飒飒，而这几天蓝天白云，太阳照在身上，还有点暖意。我来到南山，美到极致的景色，让我忍不住拍下一张照片，发在朋友圈，网友纷纷点赞：美醉了！

穿过南徐大道，眼前一片五彩斑斓的美景。一棵棵高大的银杏树，满树金黄，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夺目。金灿灿的银杏叶点缀着蓝湛湛的天空，显得分外宁静。一片片叶子，酷似一把把小巧玲珑的扇子，风一吹翩翩起舞，轻盈地飘落在地上，仿佛铺上了一层厚厚的“黄金毯”，踩在上面还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给人一种温暖而浪漫的感觉。

漫步南山绿道，放眼望去，一棵棵红枫像火焰般在山林中燃烧，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惊喜和愉悦。我慢慢爬上山坡，饶有兴致地观赏。站在红枫树下，我好像置身于一个梦幻世界。一片片红艳艳的枫叶在枝头流光溢彩，尽显秋意阑珊；一片片红烁烁的枫叶在半空中欲飘欲落，韵味分外迷人。许多结伴而行的游客，兴致勃勃地在枫树下，用手机留下倩影。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，站在红枫树下用手机自拍，她们笑嘻嘻地说：“在照片上写一行字：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

一路前行一路美景。在一座木桥边，我面对红枫坐下，在温暖的阳光下小憩。木桥边，有年轻人在跳舞，矫健的身姿，爽朗的笑声。木桥上一队队健走的队伍，在红旗引导下疾步走过，队员个个昂首挺胸，精神抖擞。

我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健走队伍，一位老友来到我身旁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看过了枫叶，我们去看看浅冬的竹子吧！”于是我们携手走进南徐大道北边的一片竹林。我发现许多草木都屈服于寒风，或泛黄，或凋落，而竹子依然挺拔，苍翠欲滴。

望着寒风中高挺立的竹子，竹林中一丛红艳艳的花儿吸引了我们。我俩低头仔细观赏。我用手机上的“花伴侣”拍照识花，屏幕上跳出两个字：“茶梅”。哦，茶梅！老友说：“茶花？茶花的花期1至4月啊！”我打开手机仔细查看。原来茶梅的叶片和茶叶相似，而花朵又像茶花，因此得名“茶梅”。茶梅的花期11月至次年3月。老友说：“好娇艳的茶梅啊，装点了整个冬天！”

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醉美南山，把美好的记忆写在了浅冬的素笺上。



出发前的合影 竺捷 摄

街巷里的墙画

文/张平忠

每每行走于市区老街巷，不时总能见着路边的墙壁上，画着孩童们“踢毽子”“跳绳”“斗蛐蛐”“放风筝”“过家家”等墙画，这些不由让我想起童年的趣事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百姓的生活条件远不如现在，可供娱乐的场所和玩具有限，但我们依然玩心不减。那时，每家大都有四五个孩子，每日大家聚在一起，想法子玩乐，玩的花样可谓“五花八门”。记得，我与小伙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“官兵抓强盗”，即由一个人先躲到隐蔽处，几人分头去找；还有“捉迷藏”，即几人先躲起来，一个人在各处找；男孩子喜欢玩“滚铁环”，看谁在路上滚得时间长，谁的铁环先倒地，算谁输，还有打石球、飘洋画、捣杏核等。

春暖花开时节，脱下厚厚的棉袄，浑身轻松。这时，

顽皮的孩子会爬上大树，去掏鸟窝里的鸟蛋或小鸟；有的用梯子架上老平房屋檐下，掀开瓦块伸手去捉鸟窝里的麻雀；有的则手持弹弓，在树丛中搜寻鸟雀的身影。

那时的清明前后，我与一帮小伙伴，手捧着自家扎制的风筝，去到屋后山坡上放飞。有时，遇到风大，牵引风筝的线被大风吹到树枝上，掉落下来，放飞者急得跺脚，观望者一阵哄笑，很是有趣。炎炎夏日，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个不停；田野丛中的“纺织娘”也不甘示弱，竞相鸣叫；河塘里的蛙鸣声不绝。这时，我们要么在树下黏知了，要么去田间捉蚂蚱或“蝈蝈”，要么用铁叉悄悄在河边叉青蛙。燥热之时，光着膀子，我们下到家门口的河塘里，一边游泳，还一边潜入河底摸螺蛳或河蚌，一两个小时，可摸到半脸盆

螺蛳，回家放点盐，下锅用清水煮烧，味鲜爽口。夏日的晚间，也不会闲着，我与两个弟弟打着手电筒，在墙角砖缝间，捉蛐蛐，抓着几个放入小瓶罐中，与邻居小孩斗蛐蛐。

到了冬日，冰雪寒风中，我们也有暖身活动。女孩子比较文雅，大多爱拍皮球、踢毽子、跳绳、跳橡皮筋；男孩子玩得多的有“斗鸡”，几个人在场地上，每人盘起一条腿来，单腿站立，边走边相互碰撞，谁的一条腿先着地，就算输；有的会玩抖空竹，熟练的人会将旋转的空竹甩上空六七米，落下后又被线绳稳稳接住；用鞭绳抽陀螺的人也不少，只听得“叭、叭、叭”的声音，鞭绳抽打着陀螺在地上飞速旋转，比谁的陀螺在地上转的时间长。

三九寒天里，河上结了厚厚的冰，我们小心翼翼

地在冰面上滑冰，有时滑到冰薄处，冰面上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，吓得我们赶快上岸；大雪过后，又是我们欢闹的时光，一个个在冰天雪地中，手拿铲子，手脚不停地将积雪堆成大雪人，再找一顶破草帽给它戴上，用小煤球装扮成雪人脸上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，还用深色的小石子当做雪人身上的纽扣，再用一把扫帚给雪人抓着，其形象逼真可爱，引得大人小孩捧腹大笑。

这些儿时的游戏活动，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如今，少年儿童的文化娱乐空间和游戏活动丰富多彩，各种智能型玩具层出不穷。而现在的街巷墙壁上描绘的儿童游戏场景，是我们那一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也已成为人生岁月中的美好记忆。